

格里·康伦 著 | 钱峰 秦虞 译

GERRY CONLON

PROVED INNOCENT

IN THE NAME OF THE FATHER

因父之名

蒙冤入狱十五载始末



法律出版社

LAW PRESS·CHINA

PROVED INNOCENT

IN THE NAME OF THE FATHER

GERRY CONLON

因父之名

蒙冤入狱十五载始末

格里·康伦 著 | 钱峰 秦虞 译



法律出版社

LAW PRESS ·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因父之名 / (爱尔兰)康伦(Conlon, G.)著;钱峰,秦虞译.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 11

书名原文:Proved Innocent

ISBN 978 - 7 - 5118 - 4003 - 5

I. ①因… II. ①康…②钱…③秦… III. ①纪实文学—爱尔兰—现代 IV. ①I561. 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15715 号

因父之名

[爱尔兰]格里·康伦 著
钱峰,秦虞译

编辑统筹 大众出版分社
策划编辑 柯恒
责任编辑 柯恒
装帧设计 马帅

© 法律出版社·中国

出版 法律出版社	开本 640 毫米×960 毫米 1/16
总发行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	印张 15.75
经销 新华书店	字数 207 千
印刷 北京嘉恒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本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责任印制 沙磊	印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法律出版社(100073 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 7 号)
网址/ www.lawpress.com.cn 销售热线/010-63939792/9779
电子邮件/ info@lawpress.com.cn 咨询电话/010-63939796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100073 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 7 号)
全国各地中法图分、子公司电话:
北京分公司/010-62534456 西安分公司/029-85388843
上海公司/021-62071010/1636 重庆公司/023-65382816/2908
深圳公司/0755-83072995 第一法律书店/010-63939781/9782

书号:ISBN 978 - 7 - 5118 - 4003 - 5 定价:35.00 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负责退换)

以我之死为你正名，
你再为我正名。

朱塞比·康伦(Guiseppe Conlon)

1980 年 1 月 18 日

格里·康伦监狱历程一览

- 1974 年 温彻斯特监狱 (Winchester) (在押候审): 12 月 6 日至
1975 年 3 月
- 1975 年 布里克斯顿监狱 (Brixton) (在押候审): 3 月至 10 月
因吉尔福德酒吧 (Guildford pub) 爆炸案被定罪: 10 月 22 日
旺兹沃思监狱 (Wandsworth): 1975 年 10 月至 1976 年 2 月
- 1976 年 韦克菲尔德监狱 (Wakefield): 1976 年 2 月至 1977 年 8 月
“马圭尔七人” (Maguire Seven) 因藏匿硝化甘油被判有
罪: 3 月 4 日
- 1977 年 坎特伯雷监狱 (Canterbury): 8 月至 9 月
布里克斯顿监狱: 9 月至 10 月
史川吉威监狱 (Strangeways): 10 月至 11 月
沃姆伍德·斯克拉比斯监狱 (Wormwood Scrubs): 1977
年 12 月至 1979 年 9 月
- 1979 年 旺兹沃思监狱: 9 月至 10 月
温彻斯特监狱: 10 月至 12 月
沃姆伍德·斯克拉比斯监狱: 1979 年 12 月至 1980 年 4 月

1980 年 帕克赫斯特监狱 (Parkhurst) : 1980 年 4 月至 1981 年 11 月
朱塞比·康伦死亡: 1980 年 1 月 23 日

1981 年 朗拉丁监狱 (Long Lartin) : 1981 年 11 月至 1988 年 3 月

1988 年 福尔萨顿监狱 (Full Sutton) : 3 月至 4 月
达勒姆监狱 (Durham) : 4 月至 5 月
福尔萨顿监狱: 5 月至 6 月
卡特里监狱 (Gartree) : 1988 年 6 月至 1989 年 10 月

1989 年 布里克斯顿监狱: 10 月 17 日至 19 日 (释放)

致 谢

我要深深感谢下列各位：

加雷斯·皮尔斯(Gareth Peirce)及其家人、胡伊和凯特·马圭尔夫妇、巴斯尔·休姆(Basil Hume)主教和奥菲耶赫(O'Fiaich)主教、莎拉·克拉克(Sarah Clarke)修女、福尔(Faul)神父、默里(Murray)神父、麦金莱(McKinley)神父、德夫林(Devlin)阁下、菲特(Fitt)阁下、菲利普·怀特海德(Philip Whitehead)、安德鲁·本内特(Andrew Bennett)议员、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议员、克里斯·穆林(Chris Mullin)议员、技术主任大卫·安德鲁斯(David Andrews)、奈尔·安德鲁斯(Nial Andrews)阁下、默林·里斯(Merlyn Rees)议员、希尔黑德(Hillhead)的詹金斯(Jenkins)阁下、帕斯科·穆尼(Pascoe Mooney)、鲍勃·伍费登(Bob Woofinden)、罗伯特·基(Robert Kee)、卢多维克·肯尼迪(Ludovic Kennedy)、格兰特·麦基(Grant McKee)、罗斯·弗雷尼(Ros Franey)、克里斯·贾米森(Chris Jamieson)、布丽奇特(Bridget)和大卫·洛克伦(David Loughran)夫妇、莉莉·希尔(Lily Hill)、埃罗尔(Errol)和特丽萨·斯莫利(Theresa Smalley)夫妇、汤姆·巴伦(Tom Barron)、戴安娜·圣詹姆斯(Diana St James)、凯思

琳·都迪(Kathleen Doody)、托尼·奥内尔(Tony O'Neill)、保罗·奥德怀尔(Paul O'dwyer)、桑迪·博耶尔(Sandy Boyer)、克里·林伯亨(Kerry Lynnbohen)、迈克尔·法雷尔(Michael Farrell)、诺阿拉·凯利(Nuala Kelly)以及爱尔兰囚犯海外委员会(纽约及旧金山办公室)、菲利斯·大卫(Philyis David)及莫亚(Moya)。

我想感谢“伯明翰六青年”(Birmingham Six)——帕迪·希尔(Paddy Hill)、约翰·沃克(John Walker)、格里·亨特(Gerry Hunter)、比利·保尔(Billy Power)、胡伊·卡拉汉(Hughie Callaghan)和理查德·迈克尼(Richard McIlkenny)——及参与相关声援运动的人士。希望你们尽快获得自由,我会继续为你们获释而奔走,为洗刷你们的冤屈而斗争。

最后,我想感谢大卫·帕利斯特(David Pallister)和罗宾·布莱克(Robin Blake),没有他们的帮助就不可能有本书。

序 言

我们四人坐在被告席上，全神贯注，每人手里拿着一朵康乃馨。我们三位男士从小信奉天主教，住在贝尔法斯特最贫穷的地区楼而菲尔(Lower Falls)。唯一的女孩来自伦敦，很久以前是一名工人。我们脸色苍白，肌肉紧绷，神情消瘦，眼窝凹陷，面庞已经瘦到极限。

英国首席大法官在说话。我知道他想避开我的目光，避开我们四个人的目光。过不了多久，他所说的话我可能就会忘了大半，甚至忘得干干净净。不过我听得很认真，等着他说出那个词。

法官阐述了种种原因，不得不认定之前这四人受到的判决证据不足，因此他有责任宣布——

此时，刹那间，我一跃而起，使出浑身力气把手里的白色康乃馨扔到律师席上空。花朵像流星一样曲线上升，滑翔，下落。

那一刻，他说出了那个词——撤销。

我振臂欢呼，仿佛在世界杯足球赛中为爱尔兰队进了一球。我搜寻着家人。十几年来，我第一次看到他们露出了笑容。我走下被告席，走近他们。再没有枷锁和栏杆限制我，再没有狱警折磨我，再没有

手铐束缚我。

有人挡住了我。

“你得回去。”狱警对我们说。我不会再听从狱警的发号施令了！我不会再让那混蛋对我指手划脚。那是监狱方在和我谈话，而我已不是阶下囚。我折返回去，和其他人走到下面，还有一些表格需要签字，一些属于我的财物需要领取。狱警此时都在下面，紧张地看着我们。

“这四个混蛋出去以后会怎么向世人宣传我们的系统？”他们在想。有些人已经失去了思考的能力。

把真相告诉大家，先生。闹他个天翻地覆。

他们勉强挤出笑容，这些伪装一眼就能识破，这背后是不假思索的残忍。他们在我的饭菜里撒尿，他们撕毁我母亲的照片，他们给我注射催眠药，他们把我当球踢。

那些标语就是他们的内心写照——

POA* 支持绞刑

POA 号召绞死爱尔兰共和军(IRA)

别怨，你们这些狗娘养的，自作孽不可活

我的名字排在最后，于是我就坐下来抽根烟。过了一会儿便听到——“康伦！”

我沿着通道往前走，经过一排排牢房，感觉自己像个超人。一路上，所有的囚犯都扒着门，又打又踢，朝我吹口哨。我一阵激动，快速经过他们。桌旁的狱警说：“签字领钱吧。”

他粗壮的食指点了一下，我在那里签了字。他拿起一个棕色马尼拉小信封，里头是狱中工资。他用拇指和食指夹着信封，在我眼前乱晃。

* POA , Prosecution of Offences Act 1985 ,即《1985 年犯罪起诉法》。英国 1985 年通过该法案，将起诉的职责从警察手里转交给新成立的皇家检控署，规定由检察机关全面负责对犯罪的追诉权。——译注

“里面有 34.9 英镑。你想要吗?”

就算掰断他的手指我也要抢过来。

“当然想要了。我要把这钱给我母亲。”我从他手里抽出信封,装进口袋。

“谢谢。怎么出去?”

他面有难色。

“这个……我们请你暂时先回牢房。”

“什么?”

“请回牢房,就一小时左右。瞧,外面人山人海,我们还是等这些人散了再出去。”

“岂有此理,大法官已亲自撤销了定罪。我自由了,带我出去。”

身后有个警察向我走来。他伸出手想拍拍我的肩。

“我想你不会介意等几分钟吧?我们为你准备车子,好吗?然后带你从后门出去。”

我转过身,往后退了一步。

“没得商量。不坐车子,不走后门。你们把我关进来走的就是后门。我要从前门出去。现在就开前门。见鬼的把前门打开!”我想到了父亲。他的话此刻回响在我脑海中:“别忘了,儿子,他们从后门把我们带进来。等你自由的那天,从前门出去。把他们的恶行告诉世界。”

突然,一名狱警开了门,指了指一条狭窄的通道,让我出去。我身后的门刹那间关上了。我和六名狱警待在通道里。我正心头发慌,门开了。我看到了本尼的律师海伦娜·肯尼迪。我朝她跑去。

“怎么出去呢?”

“过来,这边走。外面聚集了一大群人。”

她带我沿着通道往前走,到了一个拐弯处,格兰特·麦基和罗斯·弗雷尼正在那里。我抱住罗斯,紧紧地拥着她问:“其他人在哪里?”

“在这里,就在这里。”

在通道另一个拐弯处,人群骚动着,激动又得意。我见到一些人,他们为这一天付出了很多。莎拉修女、我的两个妹妹安和布莱迪、《爱尔兰时报》(*Irish Times*)的卡罗尔·考特、爱尔兰国会下议院议员大卫·安德鲁斯(他已经在爱尔兰国会为我们抗争多年),还有汤姆·麦格克。从我们被逮捕的那一刻起,莎拉修女就大力呼吁我们是无辜的。她一次又一次地申请探视我们,可内政部总是拒绝,因此我一直没有机会见到她。她的身躯原来如此娇小,令我称奇。妹妹安说:“走,我们从前门出去吧。”

大家都很兴奋。我和大家拥抱亲吻。然后,我看到了加雷斯。我大声叫她。

“我要从前门出去,你和我一起吧。”

“不,今天是你的重要时刻。”

于是我拉上安和布莱迪,朝前门走去。有人把门打开了,我们一起走了出去。安在我右边,布莱迪在左边。看到我们,人群沸腾了,喊声震天,像足球场上的欢呼。外面有防撞护栏,护栏外人头攒动,人们欢呼雀跃。对面是个建筑工地,所有的工人都挥舞着安全帽。路过的行人淹没在人群中,难以走动。人群激情高涨,狂喜之中,他们把我抬了出去。死了上天堂也不过就是这种感觉。

护栏内有一个穿着粗花呢外套的男人,一边踱步,一边用无绳电话通话。我从没见过这类打扮的人,心想他一定是政治保安处的人,手里拿着的是对讲机。

“别让我靠近他,他是警察。”

“不是,不是,”安说,“那是独立电视新闻公司的克里斯·贾米森。他人很好。他为我们备了车。”

她指着那一片电视摄制组和媒体人员。

“来吧,想说点什么吗?”

我向他们走去。我没打腹稿,张嘴直接说了。

“因为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因为我一无所知的一起案件,我被囚禁了十五年。我眼睁睁地看着父亲因为别人犯下的案子而冤死狱中。他是无辜的,马圭尔一家是无辜的,伯明翰六青年是无辜的。希望他们能尽快获释。”

人群中爆发出欢呼声,这正是我希望的。我很高兴,我把父亲想说的话原原本本地说了出来。随后,我们乘车离去。

目 录

格里·康伦监狱历程一览	1
致 谢	1
序 言	1
第一章 幼时记忆	1
第二章 成 长	11
第三章 我们和他们	19
第四章 战争状态	27
第五章 去英格兰	36
第六章 南安普敦	42
第七章 在伦敦工作	48
第八章 在贝城被捕	56
第九章 被控爆炸罪	64
第十章 萨里郡的审讯	72
第十一章 供述和回答	81
第十二章 被控谋杀	88
第十三章 关押在监狱	95
第十四章 父亲被囚	107

第十五章	转移到布里克斯顿	114
第十六章	审判结束	123
第十七章	哪里出问题了	131
第十八章	旺兹沃思监狱	136
第十九章	更多问题	144
第二十章	韦克福尔德监狱	151
第二十一章	上 诉	162
第二十二章	史川吉威	167
第二十三章	斯科拉比斯监狱	177
第二十四章	父亲去世	188
第二十五章	帕克赫斯特监狱和朗拉丁监狱	194
第二十六章	媒体涉入	201
第二十七章	新证据	206
第二十八章	最后的监狱	214
第二十九章	判决撤销	224
第三十章	重 生	228

第一章

幼时记忆

听母亲说,我出生时身体虚弱,血液稀薄,医生给我开了吉尼斯黑啤,每天一瓶。因此当其他宝宝还吮着小奶瓶时,我已经在品尝伟大的爱尔兰传统之一了。我真正能想起来的第一件事,是我从家里后院回来时,往后一仰,跌进了滚烫的水里。那时候我大概两岁。我被后门的门槛绊倒了,摔进这个桶里,屁股都快烫熟了。可以说,自那以后,我一直沉浮在水深火热之中。

我的世界最初局限在贝城西区楼而菲尔路旁六条小街内:玛丽街、皮尔街、科林街、罗斯街、雷蒙街、阿玛街。四岁之前我从没跨出这些街道,那个小世界对我来说已相当有趣。我整天在街上玩耍,早上八点就对着马路坐在路边。家家户户的女人跪在地上,搬着水桶握着刷子刷地。老奶奶、已婚妇女、寡妇、年轻女孩,个个穿着印花围裙,头上裹着围巾,跪在小坐垫上。她们的围裙颜色不同,除此之外并无差别。她们把自己家门口看作是人行道的一部分,以保持家门口干净为傲。女人们边擦边聊:“你家约翰尼找到工作没有?”“你家乔的胸口好

些了吗？”“沙迪，今晚去玩宾戈吗？”大家擦地都呈弧线形，因此家家户户门口都是一片片整洁的扇贝形。这时候，年纪大一些的男孩在玩手球，女孩在跳绳，或者玩跳房子。女孩们会一边跳各种花式的绳，一边和着一首与大家所住的街道有关的短歌谣《玛丽和罗斯剥柠檬》（Mary Ross peeled a lemon）。

我常常看着他们，等着一个女人出来叫我读信。我能赚四分之一磅黄油和一块面包，可能他们还会给我两便士。这时候我觉得自己是超级富翁，就拿着钱去列娜或约翰·克尔糖果店，买些八角球*和大块硬糖之类的零食。我和小伙伴们一起吃，最后一颗糖也不剩。即使有两先令，也是立刻花光，生怕钱长腿从口袋逃跑，只想着用钱买了吃的和大家一起分享。

在夏日的晚上，我会从路边回来，在门口玩，因为过了七点，老妈就不让我在离家太远的地方晃悠。我看着男人出门去酒吧。附近有三家酒吧，巴迪·吉尔马丁的酒吧名叫月桂树叶。彼得·默里的酒吧就在正对面，一直往前，右手边是查理·戈姆利酒吧，对面是芬尼根肉店。

巴迪·吉尔马丁可能是最健康的酒吧。他建了一间带滑门的小会客厅，镶了面板，上了油漆。小时候，我每次去他们家，都想去拉那扇门。开门后，人们纵情欢唱的喧嚣声热闹非凡——有时候有我母亲，有时候有我父亲、朋友以及邻居。气氛温暖而友好，我知道如果我能溜到那里，就能吃到炸土豆片、柠檬，而且一定会得到一点钱。告诉你吧，工作日的时候，你永远看不到女人在菲尔路上的哪个酒吧独自喝酒。周五或周六晚上，男人才会带女人出去喝一杯。

相比之下，查理·戈姆利酒吧是年轻人最爱去的。他们会占据楼上的会客厅。窗户上有细小的蓝色熟铁条——可能之前经常有可怜

* 英国、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的一种糖果。——译注